

三番五次声明未来三个月内不进行重组、发行股份，却在承诺做出后不足一个月突然停牌重组。停牌之前，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股价还离奇涨停。因尚在窗口期内，银星能源(000862.SZ)6月4日的一纸重组停牌公告，引发了投资者广泛质疑。

据银星能源披露，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合其他支付方式，以购买本为其控股股东的股权，公司股票自6月4日开市时起停牌。

从2019年1月底以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银星能源股价大起大落，从3元以下的谷底起步，最高上扬到接近10元的高位，累计涨幅超过2.3倍。在此前后，银星能源多次澄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而后股价大幅下挫，累计最大跌幅接近50%。

屡次声明没有重组计划、股价沉寂两个多月之后，银星能源却突然在5月31日涨停，几天之后就因停牌重组。涨停当天，多个券商营业部席位大额吃进银星能源，买入金额占当天总成交额的23%以上，其中多个席位还是“陌生面孔”，其身影此前并未在该股出现过。

不无巧合的是，银星能源最新的前十大股东名单里，部分股东此前也未在该公司前十大、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且部分股东此前甚少在A股露面，仅有的几次现身，买入的股票却存在交集。

### 股价狂飙散户接盘

“银星能源6月4日临时停牌，公告说是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但在5月6日公司曾公告未来3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6月5日，银星能源投资者王雷(化名)对第一财经说，“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我们中小投资者该相信哪些公告是真的？”

银星能源6月4日公告称，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铝宁夏能源”)通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铝股份”)有意将所持中铝宁夏能源股权转让给银星能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合其他支付方式，以购买标的股权。因尚存不确定性，其股票自6月4日开市时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开披露信息显示，中铝宁夏能源是银星能源控股股东，截至2019年3月底，持有后者2.84亿股，持股比例40.23%，而中铝宁夏能源则由中铝股份控股(持股比例为70.82%)。

此次公告重组之前，由于业绩大幅扭亏、政策利好等因素，银星能源股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从3元以下的谷底起步，最高上扬到接近10元的高位后，又掉头向下。

银星能源1月29日发布业绩预告称，预计2018年净利润为0.45亿元至0.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86%~135.79%，实现扭亏为盈，而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新能源发电企业利用小时增加，营业收入增加，经营情况好转。

除业绩之外，行业政策方面也有一定利好。2月18日，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举行座谈会，透露今年光伏发电建设管理工作将包括以补贴额定装机量、将光伏项目分为需要国家补贴和不需要国家补贴项目等在内的七大创新。

受此利好刺激，银星能源股价从1月底开始大幅拉升，1月30日到2月18日，连续九个交易日涨停，股价从前一个交易日的2.97元狂飙至7.03元，期间累计上涨4.06元，累计涨幅接近137%。

此后，经过2月底的短期震荡整理之后，银星能源股价在3月初重启涨势，并在3月8日一度冲至9.83元，创三年多来新高。至此，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银星能源最高时股价一度累计上涨近7元，累计涨幅超过230%。

股价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出现了机构离场、散户接盘的情况。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银星能源前十大股东中，除第一大股东和一名自然人外，其他八家均为公募基金、险资等机构投资者以及私募，持股比例合计为8.86%。

而到了2019年3月底，机构投资者已大量退出。根据一季报数据，银河证券、长安保险、东海祥龙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昆仑健康保险、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基金等五家机构投资者，均已在3月底退出前十大股东名单。

没有全部退出的机构投资者中，信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管计划(下称“大岩量化”)、深圳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下称“深圳瑞丰林”)也进行了大幅减持，持股数量从1190万股、1066万股、853万股，减持到616.4万股、361万股、147万股。截至6月3日，大岩量化、深圳瑞丰林也从前十大股东名单中消失。

机构投资者撤退的同时，银星能源的股东数量却大幅增加。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其股东数量为35544户。而可查信息显示，到了2019年2月20日，股东户数已升至76650户。到了3月8日，进一步增加到89859户。截至3月底，其股东户数虽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2454户。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然人股东在前十大股东席位中的显著增加。据一季报披露，2019年3月底，银星能源自然人股东数量增至五名，持股比例合计1.07%。截至6月3日，自然人股东数量又增加到七名，持股比例上升到1.5%。

银星能源上涨期间，不少知名游资营业部活跃其中。龙虎榜数据显示，最近六个月，买入最多的是东方财富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累计买入3.74亿元，净买入约2475万元，财富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累计买入约1.06亿元，净买入约652万元。

上述两个券商营业部席位，均是知名游资席位。第一财经此前曾报道，东方财富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曾多次上榜交易\*ST长生等退市股，其中，2018年11月至12月，曾交易\*ST长生约2710万元，净买入额365.8万元。

### 为何在窗口期内重组

银星能源此次停牌重组，由于尚在窗口期内，引起了投资者广泛质疑。

“我重仓银星能源，4月底股价大跌时，看到公告就提前清仓了。”王雷对第一财经称，他原计划从5月6日计算的三个月后，亦即8月初，再把股票买回，但没想到“银星能源现在就停牌购买资产”。

王雷所称的“从5月6日计算”，是指银星能源当天披露的一则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公司在公告中称，除已披露事项外，未来3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事项。此前的4月26日、29日、30日，其股价累计下跌20.54%。

而按照公告时间计算，要到今年8月6日，其上述承诺才到期，目前尚在窗口期内。而6月4日披露重组计划之日，其承诺时间尚不足一个月，因此引起投资者不满，认为涉嫌损害投资者利益。

为何在窗口期内进行重组，银星能源在相关公告中并未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银星能源今年第一次否认重组、发行股份计划。自2月份以来，该公司已就此多次公告。

公告显示，2月13日、2月18日、3月8日、4月15日，银星能源四次公告称，除已披露事项外，未来3个月内，公司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而从股价走势来看，银星能源的上述公告，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其股价上涨。

2月19日，银星能源以6.77元开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低开0.26元，盘中最低为6.58元，最大跌幅接近6%，最终报收于6.76元，跌幅3.84%。此后几个交易日，银星能

源再度上涨，摸高到8元以上又小幅下跌，并在3月8日最终拉升到接近10元的高位。

在此情况下，银星能源再次公告称未有重组、发行股份事项，其股价再次应声下跌至7元以下。横盘一个月多月后，从4月26日开始加速下跌，经过4月26日至30日的下跌之后，一度跌至最低的5.02元。

王雷对第一财经称，受公告影响，其清仓导致损失了40%的本金。而龙虎榜数据显示，最近三个月，一些机构、游资席位大量卖出银星能源。其中，东方财富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累计买入3946.8万元，卖出4164.2万元，净买入约—217.4万元。4月30日，卖方前五席位中，卖出最多的是机构席位，卖出金额2098万元。

“上市公司的公告存在前后矛盾，且公告内容明显违背之前三个月内不筹划重组、发行股份的承诺。”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华浩向第一财经分析，前后不一的信披，涉嫌对投资者买卖其股票造成误导，若无合理理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蹊跷涨停

3月8日，受监管调查场外配资消息影响，A股出现大跌，银星能源股价也先扬后抑，以8.4元低开后，盘中迅速冲高到9.83元的涨停价，但随即调头向下，以4.59%的跌幅报收于8.53元，当日振幅高达19.91%，换手率更是高达44.52%，而当日其市值仅有40.32亿元。

经此大跌之后，银星能源持续回落，期间虽有起伏，但总体处于下行之中。4月底至5月底的一个多月，始终在5元至5.6元之间低位运行。然而，到了5月31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该股突然涨停。当日，该股以5.55元高开，报收于5.94元的涨停价，全天成交6331万股，成交额3.7亿元，换手率12.63%。

此次涨停的成交量，同此前的同类走势存在明显反差。如4月23日、24日、5月22日，该股成交额7.1亿元、6.38亿元、3.28亿元，但涨幅仅有1.1%、1.09%、1.2%。而2月20日、3月6日、4月12日涨停时，成交额更是高达15亿元、13.06亿元、12.95亿元。

银星能源5月31日的涨停，与较为集中的大额买入，可能存在直接关系。深交所披露的交易记录显示，仅前五大席位买入的金额，就占该股当日成交额的23%以上。

根据深交所数据，5月31日，买入银星能源最多的是中信建投重庆涪陵广场路营业部，买入金额约4158万元，卖出为0，买二席位为银河证券成都科华北路营业部，



买入金额约1275万元，卖出额约1.7万元，买三至至买五分别为平安证券深圳金田路、华泰证券无锡金融一街、华泰证券成都南一环路第二营业部等三个券商营业部席位，买入金额为1218万元、1187万元、962万元，以上席位合计买入约8600万元，而卖出金额合计不足35万元。

相对于买盘，卖盘分散得多。数据显示，银星能源当天卖出前五席位中，卖出最多的是国信证券股大连金马路营业部，金额502万元，卖二席位卖出金额约500万元，剩余三个席位卖出金额分别为464万元、393万元、306万元，合计约为2165万元，买入合计只有264万元左右。

从上述数据来看，5月31日，银星能源的抛盘中，可能并无主力资金，卖方主要来自散户，而买方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么，又是谁在暗中大量吸货？

由于股价持续剧烈波动，银星能源已是龙虎榜常客。但数据显示，5月31日的买入前五席位，多数是陌生面孔。银星能源最近三个月、半年买卖的前五席位中，上述席位均未出现。

龙虎榜数据显示，最近六个月，买入银星能源最多的席位，是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买入3.74亿元，卖出3.49亿元，平安证券福州长乐北路、海通证券太原平阳路、财富证券杭州庆春路、安信证券重庆解放碑路等四个券商营业部，则分别买入1.63亿元，1.35亿元、1.06亿元、5142万元、而前七至前十席位，目前均已卖出，净买入额为负数，而前五大席位目前净买入额，按静态计算，亦与银星能源最新披露存在差距。

龙虎榜数据还显示，银星能源最近一个月、三个月，上述中信建投重庆涪陵广场路、银河证券成都科华北路营业部、平安证券深圳金田路、华泰证券无锡金融一街、华泰证券成都南一环路第二营业部席位，只有中信建投重庆涪陵广场路、银河证券成都科华北路营业部出现过在买入前十出现过，买入金额均为2733.95万元、4157.97万元，净买入额1234.74万元、4157.97万元。这意味着，这两个席位的买入时间，可能是在三个月前，近期并未增持。

## 联手的股东

同3月底相比，银星能源最新披露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自然股东数量更多，而且持股也更为分散。

根据最新披露，截至6月3日，银星能源前十大股东中，已有七名为自然人，其中，林文威、武盼盼、李纯华三人持股约171万股、159.8万股，143.2万股，王林伟、何丽红、朱刚、钱晓红等四人，分别持有189.7万股、150万股、140万股、103万

股，持股比例0.27%、0.21%、0.2%、0.15%。

在上述七名自然股东中，林文威、武盼盼、李纯华三人一季度就已进入银星能源，且目前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亦为0.24%、0.23%、0.2%，王林伟、何丽红、朱刚、钱晓红等人则是新进股东。

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银星能源的前十大股东中，共有五名自然人。除了林文威、武盼盼、李纯华，周军、熊伟分别持有约154.1万股、127.7万股，占比0.21%、0.18%。

新晋第十大股东的钱晓红，此前虽然甚少在A股市场露面，却在银星能源持股已久。仓位在线数据显示，早在2017年3月10日，钱晓红首次出现在银星能源，持股数量为191.69万股，并在2017年9月退出，此次已经是第二次进入。

仓位在线数据还显示，最新披露中位列第九大股东的朱刚，尚是首次在银星能源露面，此前未有持仓该股的记录。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底，其曾先后买入同济科技、剑桥涂装、亚太股份等股票。

平安证券深圳金田路、华泰证券无锡金融一街、华泰证券成都南一环路第二营业部三个席位一样，王林伟、何丽红两人，在A股出现频率并不高，在银星能源股东名单中也是陌生面孔。

可查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三季度，王林伟曾买入中际装备、应流股份15万股、50万股，但此后三年半的时间里，未见其买卖其他股票的任何记录。蛰伏近四年之后，王林伟再次现身，先后四次增持科信技术，持股数量从27.5万股，增加到46万股，并在6月3日出现在银星能源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相较于王林伟，何丽红露面时间更晚，有交集的股票也更少。但两者的行动，却存在一定交集。在王林伟之前，何丽红就已买入科信技术。

2017年二季度，何丽红买入科信技术35万股，当年三季度小幅减持5万股之后，又在2017年四季度增持至61.14万股。几经买卖之后，截至2019年3月底，其持有科信技术53.72万股。

由于披露信息有限，王林伟、何丽红两人的具体身份，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部分股票上出现的趋同交易的原因等情况，目前外界并不能了解相关信息。

(责任编辑：李嘉玲)